

朝暉

編選部輯編家 ★ 集說小誌雜家



行發社誌雜家

朝

暉

陳敏端

是一個夏末的薄暮，我在寶華路的一個車站上等候路車。候車真是怪無聊的，我愛打量着街上的行人，從那一張張陌生的臉上，猜度着他們從那裏來，到那裏去，甚至要做什麼事情，心裏在想什麼——毫無根據地猜度着，顯然是多無聊的把戲，而我却愛玩着。

從小巷裏轉出來一個女孩子，我的注意落在她的圓臉上，細小而烏黑的眼睛，平直的唇形——我所看慣的，但我不能立刻呼出她的名字。

她沒有看到我，匆匆地走過我身旁，走得那麼急，彷彿趕着什麼似的。我望着那個穿着藍布衣褲的背影，熟悉地，忽然想起是我家隔巷的張二伯底女兒——

『文娟！』

她停了步回頭來，果然也認得我，她驚訝地看着我，不很自然地向我微笑招呼。

『文娟，你什麼時候到廣州來的？』我很快地走上前去，執着她的手，『二伯呢？也一起出來

『不……』她囁囁地，『不，他在鄉裏。』

『你不就走吧？去找我玩，我住在東山保安後街十九號。你呢？你住什麼地方？』

『文昌路，』她的聲音很特別，臉上紅紅的，有點害羞吧？這十足的鄉下女孩子！

『文昌路幾號呢？』我高興地，『我會去找你的，你不走吧？』

『哦，不……也許，』她還是窘迫的樣子，囁囁地，聲音也像有點顫抖：『一百二十八號……』

『好，有空我找你——』我聽到車聲近了。『好，再見！』

我匆匆地趕上車，在車上，想起方才文娟那窘困的樣子，着實有點好笑。但是，她很能吸引我，在鄉裏的時候，我就對她特別有點好感。雖然我不常見她，也和她往來不很親密，可是只要我見着她那張圓臉上的黑眼珠和特別的條線的嘴唇，我就感到那種神氣很堅決而美麗，使我喜愛的。

她的家和我的老家隔一條巷。家裏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父親，那一位留着花白鬚子的和藹的老頭兒，除了到鄉校裏去講一點古文，就不常見他。每次我到他家裏，大半時候總見他翻着線裝的破書，聽叔父所說，他就是村裏現在獨存的一個『學者』，清末還考過幾場試，可惜就未能青一衿。但這些我不曉得，我只知道他是那樣一個拘謹而和善的老人，靠着祖先留下的幾畝田地過活，孤獨地和他獨一的女兒一起活着的。

文娟是他所鍾愛的，當然我會相信這老父親愛他獨一的女兒。在文娟還編着短辮子的時候，我就看見她在師塾裏進出。我還記得，當時許多人都說：張老兒叫他五歲的女兒進學堂，女孩子也考得狀

元嗎？

小時候在家鄉，我也和文娟玩得來，離鄉十年，回來却生疏了。第一次見面我還不認得她變成一個那麼可愛的少女了。我忙着耕作，有空就寫讀，很少到外面；她也少到我家裏，偶然來，借一兩本書去讀。

從鄰近聽來，文娟在鄉裏讀過國文學校後，還寄住在縣城裏的姨母家讀過兩年中學。人家都說，女孩子讀這許多書真無謂，但她的父親却愛這樣。一直到前年，因為她父親年老，家裏沒有人看顧，才叫她回來料理一點家事。

在這些鄉村的女孩子羣裏，文娟果然算知得不少的。她把我的小說、雜誌借去，好像讀得很有趣。可是她就有那樣鄉下孩子的習慣，說起話來那麼胆怯的。我問她覺得書本如何，她總紅着臉說不出話。

今天在街上遇着她，似乎變得更胆快了。我想起她剛才說起話來有點顫抖的聲音，真好像有點慌惶無措似的……

二

第三天的上午，我到文昌路找一個朋友出來，忽然想起去看一看文娟，於是我順着門牌找到一百二十八號。

我向那扇門上敲了兩下，出來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人，她用驚奇的眼光向我詢問。

『對不起，張文娟在裏面嗎？』

『不，』她還是陌生地打量着我，冷冷地說：『不，這裏沒有這個人。』

『沒有嗎？她告訴我住在這裏的，她是一個從鄉下出來的小姑娘。』

『我已說過沒有了，』她好像有點討厭我再問話，用不耐煩的神氣說：『這裏一家都姓王。』

看樣子，她要關門了，我連忙向她道歉說：『對不起，我也許聽錯了，很抱歉煩擾了你。』

『不，』她似乎比較溫和了。隨後她對我說：『你問一問樓上吧，樓上有姓張的。』

我向她道謝後，走上二樓去探問，依然也得着同樣的回答，雖然那老太婆比較和氣得多，還嚕囀

地說也許我聽錯，是一百八十二號，教我去問一問。

但是我記得很清楚，文娟是告訴我在一百二十八號的。爲什麼却找不着呢？也許是她說錯了吧！

我沒有再找她，而在那一夜，當我寫信給家裏的姊姊時，却附帶說了這件事。

幾天後，家裏的回信來了，意外的是關於文娟的那一段話：

『文娟離家已經半月了。她是背着她的父親而出走的，這一次她離家的原因，她的父親還深諱着，只說她到姨母的家裏。而其實，我們都知道，她是爲了逃婚而出走的，不但不在姨母家，她的蹤跡連張二伯也不知道，想不到你却到廣州遇見她。』

『聽說婚事的對方也不錯，也是世代書香的；年紀還青，也讀過許多年書，祖上留下的田產也算

有幾十畝。張二伯是經過多少時候才替女兒找到這個好人家的，別人也都羨慕她。文娟起先不知道，等到她不知從那裏聽來，立刻就對她父親提出反對。她說無論怎樣，決不肯到那素來陌生的人家裏去坐食，和從未見過面的人做夫婦。這反抗，張二伯憤怒極了。他一面說她不懂事，不懂禮義，一面就趕着婚禮的準備。誰知在上月八日早晨，文娟去趕墟，就沒有回來了。

『張二伯對於這事，憤怒而焦急，現在他病倒了。婚期又近，我們也不免代他焦灼。現在他正沒法子得到文娟的消息，你有法子，可以去探問一下。當然我們不會要她回來聽父親的話，任由他擺佈，但也好叫他少一點懸念。』

這個十七歲的女孩子，原來就是背着父親逃婚而來的，我恍然明白，那天她和我說話的慌亂的神氣有點不平常，而我找她不着也不是偶然的錯誤了。

三

又一天的黃昏，我很湊巧地再看見那熟識的身子從那小巷裏走出來，這一次我很快地就走上拉緊她的手。

『文娟，我終於找到你了。』我望着她那雙驚訝的黑眼珠，用了我所能說出的最溫和的聲調去責備她：『文娟，你真不該這樣騙我。你想，難道我會破壞你什麼嗎？』

她默默地看着我，慚愧和驚訝燃着她的臉，她那樣張惶地看着我。

『不要那樣子，相信我。文娟，我會同情你的，去，讓我們一起走着談吧！』

我們並肩沿着路走，轉入了多寶路的樹蔭之下。她一路都默默不作聲，却跟我走着。

『現在你打算怎樣呢？』我問她。

她的臉漲紅着，嘴唇有點微微地顫動，却垂着眼睛不說什麼。

『說吧，不要這樣畏縮着，你可以明白告訴我的，』我握着她的手，『文娟，告訴我，只要想我的本來和你的一樣的——我只想知道，現在你打算怎樣？』

『我……我決不肯盲婚，』她小聲地說了，她的手在我的手中微微地顫動着，她的聲音也有點顫。『而且，我年紀還小，我不要結婚。』

『這樣，你打算暫不回去嗎？你住在誰的家裏呢？』

『沒有……我在那條巷的一家織造廠裏紡紗。』

『你有寫信去告訴二伯嗎？他可知道？』本來我知道她當然不讓她底父親知道的，但我故意地問。跟着我說：『他一定很記掛着你吧？』

『沒有，我沒有給他知道……』忽然她用了很堅決的語調，『我決不能回去聽他的話的。』

『不，我沒有勸你回去。——那麼，你們是怎樣決裂的呢？』

『那一夜，我從鄰舍聽來一點消息，說我下一個月就要出嫁了。我就立刻回去問父親，』她停了一停，似乎要把說話的次序整理好，『父親只說他總會打算的。我知道這是事實，就對他說我不要這

樣早結婚。可是他不管我的反對，他說女孩子不曉得什麼，也不會做什麼，不要多說，讓父親安排好，可少一點掛慮。我再說下去，他就罵我，說我不懂規矩，反對父親。後來，我看他只準備着婚事，簡直不管我的將來，只有自己悄悄地走出來了。」

『你對婚事的反對只有這一次和你父親說起嗎？此外還有人知道你的意思嗎？』

『不，沒有——我就只和父親說過那一次；橫堅他不管我的意思，也不想到我終身的前途幸福，我還有什麼可說？』

『不要那樣說，他也是爲你的幸福打算的，你應該了解他。』

『不，我明白他，他只要自己沒有掛慮，他是頑固的，頑固得無話可以比喻！』她憤激地說。『我決不回去，讓他說女孩子沒用，我自己過自己的活好了！』

我看着她紅紅的臉，那樣興奮和激怒地，忽然我不想再說什麼，我輕輕地拍着她的肩頭說：

『好，文娟，我有點事先回去了，明天我來找你怎樣？你還高興和我說嗎？』

『很好的，』她好像有點愉快地。『我在旋源橋十二號，五點鐘就放工了。』

這樣，我們說過再會，分了手。

四

第二天，我和文娟談了一個很長的時間，她很堅定而決絕，對父親所定的婚事反對到底；對於她

的父親的固執，她依然帶着敵意的忿恨。她的激動的話語，有時很使我吃驚。我實在訝異，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，反對盲目的早婚，和固執的父親，竟有如此的堅決和勇氣，甚至她要發誓不再回家去。

一個紡紗的女工，每天所得的工銀是極其低薄的，連一天的伙食也不很足夠，而且稍遲一月，織造平淡的月頭裏，是要停工的。文娟在那裏做工，不能算是一個好地方，最要緊的，那樣的工作也不會適合她的個性。爲了她的倔強，和反抗的堅持，我主張她去找一種較穩定的職業，最好是一面兼着學習的，譬如作護士練習生之類。後來我想起，最好能考國立僑民師範學校，因爲既不需憂慮着膳宿，更有一個良好的向上學習的機會。

文娟很高興，但她擔心投考的學歷程度。老實說，我也有點怕她趕不上，但，後來，我還是勸她自己努力補習一下，如果考僑師不成，也可以考入其他職業學校。

雖然夜裏不做工，那間小小的織造廠裏實在沒有能給她讀書的地方，於是我介紹她搬進女青年會的婦女宿舍去住。那裏還住着我的一位同學，可以幫助一下她的補習，離工廠也不遠，算是一個最理想的住宿的地方。

文娟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計劃，從此每天她到廠裏做工，晚上回到宿舍，就用心地自修她的功課。

至於對於她拒婚的態度，我着實佩服她的堅定；但是我覺得，對於她的父親，未免太決絕一點。文娟說他的父親頑固，我想事情也許未必那樣嚴重。我勸她先寫一封信回去，安慰一下焦灼中的老

人，同時寫信給她的叔姪們，坦白地說明糊塗早婚的害處，和自己的意思，請他們把利害向父親勸解一下，父女間的感情倘可轉回，實在無需決裂。

文娟終算依了我的話，寫了信回去。但她始終相信不會有什麼效力，她早說過：『父親的頑固無可比喻。』

五

僑師入學試的日子近了，文娟的自修也更加努力，她的努力也有點驚人的，每一次，我去看她，總見她在燈下埋頭苦讀着：和她同房的一位姓李的女教師，也告訴我文娟的勤讀，每夜常至午夜以後。我曉得，對於這一次的考試，她是抱着極大的希望的，爲了她自己的信心，她的前途，我相信她正傾全力去奮鬥着。

在那一個月杪，我爲了一點家事，打算回鄉走一次。那一夜，我又走進文娟的住房，依然像往昔一樣，她正在低頭讀着她的書本。

『文娟，明天我要回鄉一走，你有什麼話要說嗎？』

『哦，沒有，沒有什麼，』她說。『你可以打探一下關於我的事情吧！』

『當然，那是一定的。——但是，對於你的父親呢？』

『不要告訴他我在這裏。』

『傻孩子，當然我不會和他一道騙你回去。』我笑了，隨着問，『要告訴他一點你的情形嗎？』

『不，用不着，』她有點冷然地說。『不要告訴他，他不需要知道我的一切的……』

『文娟！』我阻止她，『不要這樣說，他是你的父親。』

『是的，但是，他並不關心到我的幸福。』

『文娟，你不能說這樣的話，他是爲你的幸福着想的；不過他所看到的幸福和你自己所看到的不同罷了。父母是沒有不愛孩子的，猶如孩子沒有不愛父母。譬如，我問你，你承認你已經不再關心你的父親嗎？你就讓他爲你而焦灼，臥病，煩惱嗎？文娟，爲了什麼他是你的父親，而你是他的女兒呢？』

她沒有回答我，她只看着我，痛苦而憂鬱地，末後，她低聲地說：

『告訴他我活得很好吧，但，不要告訴他我的居處——我是決不回去的。』

★

★

★

★

十二小時後，我見到那位執固的父親，一個留着長鬚的老人。

這可憐的老人，兩個月來變得蒼老得多了。他那摺皺的臉，蒼白而瘦削，乾枯的唇與深陷的眼睛，告訴了我這些日子他怎樣在憂慮和焦灼中過去的。當我走進去探問他的病狀的時候，他從床上坐起來，他花白的鬚子微微地動顫着，却保守着往常一樣拘謹而矜嚴的神氣。

他和我談着，從我向他問病至他問我最近的生活，很瑣碎的，像和所有普通的老人談話一樣。却

沒有一句說到她的女兒，最後我終於問了：

『文娟還沒有回來嗎？』

『哦！沒有，』他雖然蹙着眉，却裝得很平靜地，『也許，她姨母留着她多住一下吧。』
啊，一個多麼可憐的固執的父親啊！

『前兩天，』——我故意把每一個字說得緩慢而清楚，『我在街上遇到她，談了許久。』

『你！你見她嗎？』他驟然把靠在床邊的身子坐直起來，聲音那樣不平常地顫動着：『你，你見她……什麼地方？』

我看見他那焦急而驚喜的面孔，一霎間把他用裝作的冷漠蓋着的真情都流露出來，我禁不住微微地笑着。而這時，廚房裏轉出來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，我認得她是張二伯的妹子，文娟的姑母，出嫁鄰村的。她和我招呼過後，就坐在我的對面，她似乎沒有聽到我們剛才的話，就和我說起閒話來，我也故意和她說下去。

老人在旁邊，再不能等下去了，他顫聲地問：『文娟……你說見到文娟？』

『你見到文娟嗎？』他的妹子也立刻驚叫地問我。

『是的，我見她，在豐寧路，是昨天——』

『她怎樣了？』那老頭兒焦急地問。

『還是和往常一樣，穿着藍衣服。』我真太惡作劇，還故意問：『爲什麼你這樣問呢？』

『不，不，我知道，』那老頭子喃喃說，又急迫地說：『我是問，她在那裏住得好嗎？』

『她告訴我生活得很好，也叫我這樣告訴你。她說現在做女工，還能維持下去。』

『哦！』老人噓了一口氣，這一次，他比較方才已經寧靜得多了。他回復那種平淡的聲調問我：

『她還對你說過什麼嗎？』

『她告訴我，暫時不回家，叫我請你不要記掛，她很好。』

老人不說話，他的眼睛默然看着前面，其中我好像看到無窮的憂鬱，焦慮，頑固的矜持與對女兒的愛的交織，我知道，他心裏一定混雜地想着許多。

『你知道她不回來的緣故吧？』文娟的姑母也焦急地問我：『你可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不，我不知道，』我想我還要說一點謊話。『我回來才知道她不在家的原因，所以沒有問她的居處。』

『啊，要是你問一問多好！問一問便好，』她煩悶地說，『我們正沒法子知道她在什麼地方。』

『要是我問她，她也不會告訴我真的地址的，』我說。『她既然不願意回來，難道肯讓任何人知道她的住址嗎？既然她已走出去，如果去追她回來，她不是還可以走到更遠的地方去嗎？』

她皺着眉，苦惱地點着頭。暫時我們都沒有說話。過了許久，她低聲地對呆坐着的老人說：『她既然這樣子不願意，還是由她，先想法子叫她回家吧！』

他還是默然，不說話也不動，彷彿沒有聽到似的。但，無論他的外面裝得怎樣漠然，誰會相信他

的心裏也這樣冷冷的呢？他不說話，我也不想說話，整個室中沉默着。

沉默了許久，老人說話了，臉上似乎有點忿忿的顏色。

『她反對我，她故意要來反抗我！』他向我伸出一隻手，傷感地說下去。『看，我一切都爲她打算，十幾年了，我不是都爲她嗎？』

『是的，二伯，我知道你都爲文娟打算，當然，她自己也曉得。她不是要反對你的，二伯，真的，那個子女不知道父母是愛着自己的呢？——不過，她也只爲了自己將來的長的日子打算。我相信她只爲怕貿然走進一個陌生人人家，恐怕以後有許多彼此不相合的地方，更會使她感到許多痛苦。她又不願意太反抗你，所以才悄悄地暫時離家的。而且，二伯，文娟也還小，人也聰明，她還會學得許多事情，你用不着替她就憂的。』

他聽着我的話，偶然不自覺地一點頭，但連忙又搖頭。後來，他忽然問我：『這些話她和你說過嗎？』

我不覺怔了一下，但是我立刻微笑地說：『用不着她告訴我，孩子們的心都是一樣的。』

他奇怪地望着我，好像爲我的話而驚異似的。末後，他搖着頭喃喃說：『不，不，她能做什麼，一個女孩子能做什麼？』他轉向我，『我只想給她安排好，我老了，只想給她找個好歸宿。可是，可是她偏要反對我！』

『不，她決不是反對你的，』我說。『昨天，她還告訴我說：請父親不要掛慮，我快回去侍奉他』

的。」

他似乎有點感動了，但他還是喃喃地說：『女孩子能做什麼？』

『不，男女都是一樣的，』我抗議得特別大聲，也許因為我自己和更多的人吧。『不要說女孩子沒用。譬如文娟用心再讀書，學習一下，她將來最少可以做一個教師，一個醫生……現在我們不是見着很多嗎？』

『對的，你看她們家裏的女兒不是都像兒子一樣？』文娟的姑母插過來說，又轉向我，『你的姊姊還在學校教課嗎？——而且，文娟年紀也不真大。』

老人沒有說什麼，他似乎在靜靜地思索着。我想事情也許有幾分成數了。我再想說下去，而他的妹妹却先說了。

『我看，還是先叫她回來再打算吧！讓她自己在外頭，更不放心哪！』

他沒有回答，過了一會，他搖着頭了：

『我不管了！我不管了！你也這樣說，她的叔嬸們也這樣說——我不管了，隨你們去吧！』他靠在床上，真的裝成不管的樣子，但他却管起來了。他煩躁地說，『可是誰知道她在那裏？』

『我們想法子找一下。敏，你說在什麼地方看見她的？——』文娟的姑母問我。跟着，她似乎想到了極好的法子：『可以登報去尋的！』

『很好，我可以幫忙，』我高興地說。『我可以代你們送去，我也認識兩三家報館的人。』

『好，』那五十多歲的女人，孩子一樣天真地說，『讓我去拿紙筆來。』

她很快地把紙筆放在前面的桌子上，老人沒有再說什麼，他拿起了筆就簡單地寫下了：

『文娟吾兒：自汝離家，余日夜焦慮，見字可速還，一切可徐酌商。父臨字。』

他把紙條交給我，於是我就告辭了。

文娟的姑母送到門外，她小心地囑咐我：『煩你幫一下忙，盡力替我們找找她，廣州地方我們不熟悉，二哥又病着——如果你看見她，叫她立刻回來吧，一切，我總有法子說服二哥的。』

『好，我一定盡我的力量，』我說。『放心吧，我也許會見到她的。』

六

再到廣州的那一夜，我立刻去找文娟。

僑師已經考過入學試了。文娟還是在燈下讀着書，也許爲了準備第二次的應試吧。她見我進去，連忙站起來，焦急地問我：

『爸爸好嗎？』

『他病了！』對於她急速的問話，我用同樣急速的話回答：『他掛記着你，渴望你回去。』

她黯然地低下頭，我把帶來的紙條交給她，她張開來看，却隨即抬起頭，很堅決地說：『不，我決不回去！』

『他的意思是可信任的。而且，你的姑母和叔孀們也可以給你很大的幫助。』

『不！』她搖着頭。

『文娟！』我走過去，把手加在她的肩頭上，『看，你比你的父親更頑固了。』

她沒有做聲，烏黑的眸子望着我，堅決而又懷疑。

『相信吧，父親和女兒總是相愛的。不要那樣子固執，決裂不是好事情。既然有辦法，為什麼一定要傷父親的心呢？』

她坐下來，默默了好一會，才輕聲說：『讓我先看一看投考的放榜吧！』

『我不是要你立刻回去的。』我也坐在她旁邊，拉着她的手。『現在，第一件事，你想你應該做什麼？你的父親是要你的安慰的。』

『我——』她想了一想，『我先寫一封信，告訴他我的近況，我的計劃，遲一點回去吧？』

『你高興這樣很好；』我快活地說，『好孩子！』

七

第三天，鄉裏忽然有一個人來找我，交給我一封信，是姊姊寫給我的。我拆開來，上面只有兩行字：『文娟的姑母請我將這字條轉給你代她登報，張二伯病重是實，你可以勸文娟歸來。聽她的叔孀等說，退婚似有進行的可能。』